

識

惠康野史撰

餘

第四冊

進步書
局校印

新
子
部
和

PDG

識餘卷三

惠康野史輯

事考

青史子云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無后有身瑞七月而就姜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荷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恨惜哉右見楊用修丹鉛錄按青史子班氏所列小說家其父義傳者乃如此信鬻子之為小說也葉夢得宋景濂並以此書兩見為疑而不敢定其非道家者政小說二字所誤執余指以求之當瞭然矣牛弘所論□□□代前事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幾皆盡於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反於安史肅代二宗游加鳩集黃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圖史一咸於慶曆

再盛於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為十厄矣。等而論之則古今書籍盛聚之時大厄之會各有八焉。春秋也西漢也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太和也慶曆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時也。祖龍也新莽也蕭繹也隋煬也安史也黃巢也女真也蒙古也皆大厄之會也。東京之季篡輯無聞魏晉之間採摭未備。卓犖諸亮摧頽餘燼於聚於厄俱未足云。古今墳籍之厄秦固誅首莽即次之。蓋秦所焚率三代上書。西漢稍稍鳩集莽又繼之。故靡尺簡也。唐之厄厄叛賊宋之厄厄於裔夷。彼非有意於焚。兵燹所經玉石俱毀。況書宜火物也。獨湘東以文士甘心焉。罪浮政矣。煬雖雅尚卒以不道禍延。薄乎云爾。

古今書籍人知其厄於火而不知其厄於水者三焉。隋嘉則殿書寇亂亡軼武德初尚八萬卷。王世充平命司農少卿宋遵貴以舟載之行經砥柱漂沒風浪十僅二三。見隋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后序俱云存者無幾。新唐志以盡亡其書蓋信筆不考之過也。次則漢蘭臺石室諸書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罹寇盜沉溺河中僅數舫存此一事他書不載獨舊唐經籍志後序記此考光武遷都書籍二十餘兩諸家以為三

倍於前。固非寶錄。而時無纂輯。尺簡不傳。惜哉。

前代懸購遺書。咸著條目。隋有關書錄。唐有訪書錄。宋有求書錄。異時人主留意若此。隋文父子所以能致三十七萬於一時者。蓋民間獻書無所不納也。

累朝中秘所蓄外。薦紳文獻名藏書家。代有其人。漢則劉向桓譚。晉則張華束皙。齊則王儉陸澄。梁則任昉沈約。唐則李泌蘇弁。皆灼灼者。自餘尚衆。而世不甚稱。宋則李淑宋綬尤袤董道葉夢得晁公武等大率人間所藏卷軸。不過三萬。若任昉四萬極矣。宋又有濡須秦氏。莆田鄭氏。漳南吳氏。荊州田氏。並著目錄。盛於前朝。蓋由印本易得。故儲蓄者多。其數故不能溢也。通志有吳兢西齊杜信東齊等目。則唐世非無編錄。但不存爾。

玉堂蓬辰錄云。祥符八年四月。榮王宮火。一日二夜。所焚屋宇二千餘間。三館圖籍一時俱盡。大風或飄至汴水之南。惟演獻禮賢宅以處。諸王陳振孫曰。唐宋五代書籍之僅存者。又厄於此火。可為太息也。

輟耕錄云。莊夢塘住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鎮。嘗為宋秘書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鈔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

夢塘既沒。子孫不知保習。或為蟲鼠蝕。或為鄰識盜竊。或供飲博之需。或應餽覆之用。編帙散亂。所存無幾。至正六年。朝廷開局。修宋遼金三史。詔求遺書。有以書獻者。予一官。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樸。特來選取其家。慮恐兵遁。圖讖。干犯禁條。悉付祝融氏。及收拾燼餘。存又無幾矣。其孫羣玉。悉載入京。覬領恩澤。宿留日久。仍布衣歸。書之不幸如此。按元世諸藏書家。傳記罕載。據陶所稱。江南藏書三家。其二不著姓名。惜無從考其何人。然莊氏既沒。後人隨復失之。古今藏書同一慨也。賓退錄云。穆天子傳。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騮。八曰騊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御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飛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未知何書為當。按趙與時以二說互異為疑。非也。傳中八駿之名。已見引於列子。況拾遺記。王嘉所載。皆一時私意詭撰。曷足徵哉。

秦漢間稱玉多以雙。淳于髡白璧十雙。張良獻項王白璧一雙。此類甚衆。然穆天子傳。癸巳升於羣玉之山。天子乃載玉萬隻。注隻玉為毀。見左氏傳。則玉亦可言隻也。又天子嘉之。賜以珮玉一隻。柏天稽首再拜。送天子至于鄠人。第他書少用此字。

投子六面者不知起於何時。余意正當與握槊先後。以其數皆限於六耳。或謂列言投瓊孔稱博奕。當起之時不知。穆天子傳王兩與隱士井公博。又在孔列之先。然是五木之類。非六面者。

酉陽雜俎載伍伯三四處。如語資類載某公欲題名岩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則伍伯或前導而兼行杖者。正猶今之皂人行則呵辟。罰則用刑耳。又按宋程氏演繁露載後漢虞詡傳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已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官。辟車鈴下侍閣門。蘭部署衙走卒皆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襪。即今行鞭杖者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

俗以新娶男稱新郎。女稱新婦。又婦之事公姑者。例呼新婦。按新婦之稱。蓋六代已然。而唐最為通行。見諸小說。稗官家不可勝舉。然自主翁姑言。非主新嫁也。新郎君唐人自稱新獲第者。不聞主新娶者言。惟宋世詞有賀新郎。或當起於此。昔大抵國朝世俗稱謂率循習宋元世近故也。

今戲具圍棋最古。當是周時遺製。或以為戰國者。徒據奕秋不知仲尼已先道矣。象戲稍為後出。北周武帝有象經二十卷。楊用脩疑非。今象戲謂其卷數太多。然今金

鵬等譜註註有數十卷者何足異也。第其序見御覽者絕不與合同。而唐以後殊無可考。惟奇怪錄岑順一事可據。戲錄之。寶應元年。汝南岑順夢一人被甲報曰。金象將軍傳語與天。那賊會戰。順明燭以觀之。夜半後。東壁鼠穴化為城門。有兩軍列陣相對。部伍既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擊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須臾。砲石亂下。云。後家人覺其顏色恹恹。因發掘東壁。乃古冢有象戲局車馬具焉。按此或文士寓談。然唐人象戲之製。賴此可考。馬斜行三路。卒橫行一路。正與今同。獨車直進。不過則類於今之卒。恐其他不盡合也。又不云有象。按司馬溫公七國恭圖亦無象。云象不可用於中國。故名有寶無也。

今湘畫觀音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嚴觀麗。文殊普賢悉爾。不特觀世音也。至冠飾以婦人之服。則前此未聞。考宣和畫譜。唐宋名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云婦人服。李厲董道畫譜所載諸觀音像亦然。則婦人之像當自近代始。蓋因大士有化身之說。而閨閣多崇奉者。展轉流傳。遂致稱謂皆謬。若塑像勢不能久。前代無從證訂。然太平廣記載士一宦妻為神攝。因作觀音像。其妻尋夢一宿。救之得甦。則唐以

前塑像固不作婦人也

夢溪筆談云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文皆順天得一錢當時朝廷咸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余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按此與寶儀乾德事相類而沈所徵叛臣年號尤僻世絕無傳之者因錄此

按鼓鐸以全真之教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宋之分似未詳考蓋南北二宋之分實因宋度南後而皆始於呂崑崙得道鍾離權權得之東華少陽君南宗因若授劉海蟾操操授張紫陽伯端伯端授石翠玄泰泰授薛紫賢道光道光授陳泥丸捕捕授白海瓊玉蟾玉蟾授彭鶴林詔此所謂南宗也北宗自崑崙傳王重陽嘉禾傳馬丹陽鈺及妻孫不二鈺傳譚長真處端劉長生處玄丘長春處機此所謂北宗也全真之名始自王重陽今猶有祖其名號者然處機之後寂然矣紫陽下撰述多傳於世近亦寥寥當國初顯迹有鐵冠周顒冷謙張三丰等大率非由學而致也

一大刳者成住壞空凡四種為一大刳成而即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譬如浮梁二十年造成二十年度人又二十年散壞方盡又二十年無橋惟水共成住壞空八十

韋盧剗總一十三萬四千四百弓年為始終極數所謂一大剗也

三千大千世界者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是為一世界外有鐵圍山繞之如此者千鐵山為一小千世界數小千復至一千外中鐵圍山繞之為一中千世界數中千復至一千外大鐵圍山繞之為三千大千世界此見彰所知論與執苑卮言丘陵學山所引差不同

七寶山者佉提羅迦山高四萬二千由旬次伊沙陀羅山高二萬一千由旬次遊提陀羅山高一萬二千由旬次善見山高六千由旬次馬半頭山高三千由旬次尼民陀羅山高一千二百由旬次毗耶耶迦山高六百由旬以上廣如高七寶所成其須彌山佉提羅迦山二山之間關八萬四千由旬周匝無量有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陀花奔荼利迦花等徧覆水上外有七海有三十重林詳大藏因本經

人鳥經曰須彌山廣三百六十億萬里因本經曰須彌山入海中出水上各八萬四千由旬其體平正下根連大金輪至上以漸寬廣端直不曲最勝可觀四寶合成金銀琉璃頗黎是也山頂四面有峯挺出曲臨海上各高七千由旬金銀琉璃頗黎真珠車渠瑪瑙七寶合成日天宮殿繞須彌半常行不息南閼浮提日正中時東拂提

婆日始沒西瞿陀尼日將初出北鬱單越正當夜半六月北行於一日中漸移北向六俱盧舍六月南行亦一日中漸移南向六俱盧舍阿含經云日天子城郭縱廣五十一由旬月天子城郭縱廣五十由旬最大星縱廣一由旬最小星縱廣二百步彭所知論云日輪火珠所成月輪水珠所成

一云須彌山四角各秀一峯高四由旬半廣百二十五由旬周圍五百由旬有藥叉神於中心住是山頂上三十三天中央城曰善見純金所成高一由旬半面各二千五百由旬周萬由旬其城體金俱用百一襍寶嚴飾其地柔軟如兜羅綿是城四面有一萬六千寶柱寶椽寶椽寶簷四面四門又有千數門一小門四大道道有諸小衢其四門側五百天子皆服堅鎧守護是門城中有帝釋殿曰最勝處亦曰殊勝殿其狀四方高四百由旬半面各二百五十由旬周千由旬右見彭所知論與前稍不同即淮南閭風之旨也

四大洲者南閼浮提州縱廣七千由旬北廣南狹如車廂人面如之壽百歲東拂於達洲縱廣九千由旬圓如滿月人面如之壽三百歲西瞿耶尼洲縱廣八千由旬彎如半月人面如之壽二百歲北鬱單越洲縱廣十千由旬四方正等人面如之壽千歲

按河源出撒敦腦兒阿耨達池即星宿海也浮屠氏言此非誕矣須彌山即昆侖史遷所謂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其高廣誠有未易測者但未必如彼所云淮南子謂曾城閭風高數十萬丈旁開四百四十餘門浮屠所敘述須彌及三十三天宮闕醜類又如意樹等如扶桑若木之文也四大洲則因鄒衍推廣之余嘗謂浮屠氏精微處多本莊列廣大處多出山海淮南至於因果罪福則其自成一家之說前所未有而後之道流反竊之云

最極微細者曰極微塵亦名隣虛塵不能耕釋七隣虛為一極微七極為一微塵七微塵為一透金塵七透金塵為一透水塵七透水塵為一兔毛塵七兔毛塵為一羊毛塵七羊毛塵為一牛毛塵七牛毛塵為一遊隙塵七遊隙塵為一蟻量七蟻量為一蟲量七蟲量為一麥量七麥量為一指節三節為一指二十四指橫布為一時四時為一弓五百弓量成一俱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

六尺為步二尺為肘四肘為弓二弓為一丈六尺二百一十六丈為一里五里為一俱盧舍八俱盧舍為一由旬

由旬一名綸繕那又名由延見大藏一覽注中俱盧舍一名俱盧舍見因本經一俱

盧舍五里。則一由旬為四十里。而因本經注。一俱盧舍六里。名義俱小。糾。侯續考之。今中國算數微塵渺漠之名。或出此云。

古帝黃算法。總有二十三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從萬已上。有三等數法。其下者十。十變之中者百。百變之上者倍。倍變之。今華嚴經阿僧祇品。用中上數法。初數便云一百洛叉。為一俱胝。俱胝俱胝。為一阿庾多。阿庾多。阿庾多。為一那由他。直至不可說。總一百二十大數。則非世間之算數也。何以云阿僧祇。阿者秦言無。僧祇者秦言數。凡梵書稱阿僧祇。即華言無數也。

右大藏一覽。所引華嚴經數法注。以俱胝為億。庾多為兆。誤也。十萬曰億。百萬曰兆。則百洛叉。為一俱胝。即兆也。俱胝俱胝。猶云百萬百萬也。則為阿庾多矣。阿庾多。阿庾多。則四用百萬字。乃能盡之。然後為那由他。緣此二句。義頗隱奧。故注者誤以中國數法推之。不知本文云。中者百。百變之上者倍。倍變之百。洛叉。所謂百百變也。俱胝俱胝。所謂倍倍變也。上二俱胝字。虛下二俱胝字。實也。阿庾多。阿庾多。放此阿僧祇。則無復數矣。

時最少者。名為剎那。百二十剎那。為一怛剎那。六十怛剎那。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

一年呼粟多。三十年呼粟多。為一晝夜。三十晝夜。即為一月。十二月為歲。以華言時刻推之。則一年呼粟多。半刻也。一婆羅。一分有半也。一怛刹那。六十為一婆羅。積刹那百二十為一怛刹那。則半刻中已經刹那二萬餘矣。又一刹那為九百生滅九十刹那。為一念。見仁王經。又三十臘縛為一年。呼粟多。見婆娑論。注云。臘縛即婆羅。異名也。年呼粟多。一名年休多。注云。須臾也。見大藏一覽。

細之極。極而至於微塵。巨之極。極而至於由旬。暫之極。極而至於刹那。久之極。極而至於塵劫。皆極兩端言之。中庸以兩言蔽之。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又蔽之一言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噫。千經萬論。言名理者。不能外矣。

藝祖禁讖書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偏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為著明。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季。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己驗之外。皆焚其次。而雜書之。凡為百本。使與存者並行。

於是傳者惜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弃弗藏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黜。流海島。蓋亦陣其流。不得不然也。

壽星通犀帶

德壽在北內。頗屬意玩好。孝宗極先意承志之道。時罔羅人間以共怡顏。會將舉慶典市。有北賈攜通犀帶一。因左璫以進於內。帶十三銖。銖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為元日壽卮之賄。賈索十萬緡。既成矣。傍有璫見之。從賈求金不得。則撻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余按會要。開寶九年二月十九日。召皇弟晉王及吳越國王錢俶其子惟濬射苑中。俶進御衣金器壽星通犀帶以謝。帶之著於前世者。僅此一見耳。

看命司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曰設肆於門。標之曰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以有司司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

我能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對衡。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撒不敢留。伎流角智。輒敵。乃有諭於不言者。亦可謂巧矣。書之以資善謔。

陽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既戰而棄鄞。兀术入之。即日集賈舟募瀕海之漁者為鄉導。將遂犯蹕。而風濤稽天。盤薄不得進。兀术怒。躬命巨艘張颿徑前。風益猛。司度不習舟楫。旣舞舳側。窘懼欲却而未脫。諸口也。遙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對。曰陽山。兀术慨然欲曰。昔唐斥境極於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下令返棹。其日御舟將如館頭。亦過於風。不爾幾殆。蓋天禱其鬼。而開中興云。龍舒在淮最殷富。虜自亂華。江浙無所不至。獨不入其境。說者謂其語忌。蓋以舒之比音為輸也。

袁孝論事

孝宗初政。袁孝為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酤言頗切直。光舜堯聞之震怒。上言於養志。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為叅預。未知其倪。啟封相顧罔測。文惠曰。上新即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謂俟審奏。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請。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矣。尚可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

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乎何罪也。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內給事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馮休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顏少和。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賜罷。天下咸以為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為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陛下方以天下養。而使北內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釋然。霽威曰。善。將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五日之朝。願陛下試以意白去乎。僅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許諾。既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哀乎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賜酒一壺。親書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朕跼蹐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孚請祠。得守永嘉郡。既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纖人知讚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言回天體正。諠得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實足以權輿之云。

淳熙己酉。普文倦勤詔以北宮為重華宮。光既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為重明節。如故事。皆先君名。還省闈。過鄉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祥。小憩亭上。有術者以折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人字蹟多奇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報。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曰兆。在是矣。先君掩耳起。亟以數鍰謝遣之。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天道證應。固有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狀元雙筆

內黃傅珏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為二千石。珏不力於學。弁鬪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子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於棘闈之外。過之。明日以雙筆要而遺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無相忘。聞者皆笑。珏不為忤。遂定交。傾貲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之終身不少替。前輩風誼凜凜。固可敬。而珏之識亦未易多得。珏死。明道間。官止右班殿直。監博州酒。其孫獻簡堯俞。元祐中為中書侍郎。自誌其墓。余舊嘗見前輩所記。與誌微不同。